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 
第九十三回 葉法善虔謁張果老 呂純陽三試白牡丹

卻說葉法善吃辛吃苦，挨饑受餓，歷過多少路程，經過許多危險，兀自誠誠心心，不敢口出怨言，好容易到了終南山上。此時鍾離權別開呂、張二仙，要去海外訪友，便命二仙在京，自己順便代表張果，在那終南山下，化個道童，等候法善到來。

鍾離權只顧採藥，不去理他。法善卻如獲至寶，慌忙上前為禮道：「小兄弟請了。」鍾離權回頭一瞧，仍做自己的事情，口中卻喃喃自語道：「哪裡來的野人，統共活了四五百年，敢叫我小兄弟？你給我做灰孫子，還早個千萬年哩。」法善聽了，大驚道：「原來還是一位道長。我貧道有話請教，萬乞不吝指示。」鍾離權把手中器具一丟，問道：「你問什麼話？可是京中派人找張大仙來了？」法善越發驚駭，疾忙下拜道：「正是！弟子葉法善，奉當今詔旨，特來聘請大仙，望道長為我通報一聲。」鍾離權卻不答話，仍是喃喃說道：「早知這般恭敬，也不用吃這許多苦楚了，也不曉什麼娘的晦氣，又耽誤了我許多工夫。」法善聽說，已知道童譏諷自己，兀是不敢答言，恭恭敬敬地立在一邊，靜候他的回話。鍾離權笑了一笑道：「傻傢伙，回去罷，人家已老早做了皇上家的國師了。你還呆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法善不覺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原來張大仙得知消息，先已進京去了。」鍾離權呸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什麼叫做進京？什麼叫做先去、後去？他們大羅天仙，如日月照臨，無處不到，與天地同體，有感而靈。說他在京，他也何嘗不在此山；說他先去，也許動身還在你後。光這區區宇宙，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你們跑得一身臭汗，自謂走了千里之路，若從神仙看來，無論相去多遠，只是一步兩步之間，算得什麼大事。去吧，去吧，我真沒工夫和你麻煩了。」說罷，轉回身拾了器具，又採他的藥去了。

法善怔了一會兒，心中忽生幻想，疑惑：「眼前的童子，不要就是張仙。我若當面錯過，益發惹人笑談。萬一他哄我動身，自己又不曾去，豈不將我害死。」想到這裡，忽見道童又把器具一丟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告訴你吧，你才這等傻想，真個人了魔道了。天下哪有哄人的神仙？你既誠意而來，人家已是見你微忱，允了你的要求，已經早在宮中。你若不信，就在此山附近，租下一間茅屋，等待張大仙告老還鄉，少不得還有見你之日咧。」法善聽了，方知張果實在不曾離開京師一步。眼前這童子，也不知是他的化身，也不曉是他的朋友。只恨自己功力太淺，辨認不清罷了。想到這裡，鍾離權又大笑道：「既知功力不夠，還不快快回去用功，偏要自誇薄技，做起什麼法師來，不是笑話麼？」法善見他事事先知，宛如窺見自己肺肝一般，不覺惶恐之極，拜倒於地。鍾離權又笑起來道：「叫你回去又不走，勸你留在這裡用功，你又不願意，一味和我胡纏些什麼？也罷，我可憐你一路而來，辛苦驚嚇，也受得夠了。如今送你一陣風，將你帶回京中去吧。」說罷，張口一呼，驀地起一陣大風，把個葉法善從平地吹入九霄，飄飄蕩蕩，好似脫了線的風箏，向北吹去。

法善嚇得閉住了眼睛，連手足都不敢稍動。一會兒風勢似乎靜止，身子也好似有了著落，這才睜眼一看，咦！這真是怪事，不料一個身子，卻在自己牀上。慌忙四面一望，一點不錯，不是自己府中是哪裡呢？這一來，真把他駭得怪叫起來，驚動了外面的傭人和上房女眷人等，一齊都來查問。見了法善，一個個目瞪口呆，不知所謂。法善的女人王氏先問道：「呀，你是幾時回來的？怎麼不從外面進來，也不來裡面一轉，卻先睡在此地呢？」法善聽說，重把雙目一閉，自己回想過去種種情景和方才回來的情形，前前後後，想了一遍，忽然把眼睛一摸，向他們問道：「我們不是做夢麼？」王氏啞了一口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什麼夢不夢的？」一句話，說得眾人都笑起來。

法善把神思定了一定，不覺有聲沒氣的，叫眾人退下。只留王氏在室，把過去的情形，一一地訴說出來。倒是王氏明白些兒，聽了這話，笑道：「枉恐你也算得有道之士，連這點道理都看不出來。人家做到大羅天仙，自然有無邊的法力，廣大的神通。以我看來，前後許多事情，全是張仙一人在那裡開你的玩笑。他因惱你多嘴多舌，又對他沒有禮貌，所以叫你吃些苦頭。如今見你這般誠心，神仙是不肯過份待人的，可不將你一陣風送回家來了。總而言之，什麼癡老、老郎、老郎的師父、終南的道童，都是張老一身所幻化的。自頭到尾，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兒。說句爽快話，和你這個多嘴先生，鬧這一陣玩笑罷了。」法善仍是將信將疑。只得整好衣冠，趕入宮去。

早見天子和一位老道，在那裡大談玄經秘笈。這才深信他妻子的話，原有見地。天子見他回來了，笑說：「倒辛苦你勞動了一趟。」法善情知那道人是張果，隨即叩頭道：「張道長是來了。微臣卻為了一句饒舌，險些不得回來，再見萬歲。」天子笑問：「如何情形？」法善起來，又向張果行了個禮，笑道：「萬歲不必問臣怎樣怎樣，橫豎一切事情，全在這位國師肚子中間。萬歲慢慢地問他就是了。」張果也笑道：「又胡說了，就不記得你妻子怎樣對你說來？」

從此張果奉詔在集賢院中安置，每天只在朝中隨班進退。閒時也被召入宮，講些修道玄理。初時很想天子能夠修心立德，做個聖明之主。縱有劫數，或可挽回一二。

這時的天子玄宗皇帝，初即位時倒也非常勤政愛民，開元之治，後世比於貞觀。到了後來，天下太平，萬民樂業，這位天子便有些驕淫昏憤起來。到了改元天寶之後，內有寵妃楊玉環，外有倖臣安祿山，勾結一氣，宣淫宮禁。朝中大臣又多結黨營私，攪亂時局。張果在朝多年，眼見天下多故，劫運已成。這安祿山便是自己所放天平山下的老狐投生。他的行為，也多軼出範圍之事。知道天下不久大亂，既然不能挽救，何必久混朝堂。

這日下朝之後，便把退休之意對呂祖談起。呂祖這幾天卻又發生了一件風流妙事。聽得張果說話，因笑道：「師叔倒想走了。我卻得了一位情人，這幾時正來得要緊，一時怎捨得離開京城咧。」張果聽了大笑道：「神仙也有情人？這可是你作古的吧。」呂祖正色道：「怎麼神仙不許有情人麼？你要沒甚麼大事，就跟我去逛逛，才知道我這情人是真正的國色天姿，值得我如此鍾情咧。」張果因他說得奇突，便道：「我就跟你去玩玩吧。」說罷，就要和他同走。呂祖笑道：「且慢，這等香豔地方，你我這樣打扮，可有些不大相宜。」張果笑道：「原來你還不是拿本來面目和人家相見。可見你待人毫無誠意，怎能算得情人呢？」一句話，說得呂祖啞口無言，不覺相視而笑。

於是呂祖就化了個青年書生，張果便幻為中年商人模樣。二人出了集賢院，步行而往，走過許多街市，方至一處大院落。呂祖以指叩門，裡面開門出來，乃是一個下人打扮的，一見呂祖，口稱王公子，滿面堆下笑容，十分恭敬的樣子；又對張果也行了個禮。張果笑道：「原來你倒有些面子，可惜變做王公子了。」呂祖慌忙以目示意，讓他別多言。二仙進了門，經過大天井，繞出一條很長的走廊，方是裡面正屋。

張仙悄悄問呂祖：「這究竟是什麼地方？」呂祖悄悄地說道：「師叔，不好問得，等會兒你就知道了。」張仙不覺好生納悶。一會兒走到大廳上，後面走出許多華衣麗服的年輕女子，一個個笑逐顏開，齊叫王公子。其中有一人相貌生得最美，年紀雖然略許大些，而天生丰韻，綽約娉婷，卻非餘女所及。呂祖笑對張仙說：「這便是小姪的情人，他叫白牡丹。」張果聽了白牡丹三個字，又見到這等情景，方知呂祖這一玩，竟玩到勾欄院中來了。心中兀自掌不住要笑，只忍住了。看那白牡丹分開眾人，接近身來，把二仙一手一人，挽了進去。走過大廳後面，還有一間小小花廳。花廳兩旁全是簾幕深垂、芬香撲鼻的繡闥香房。白牡丹把二仙拉入東首一間。張仙抬頭一看，見室中陳設全是極考究的器具。最令他注目的，乃是妝台邊懸的一副小小對聯，下署「回道入款」，不覺手指呂祖，哈哈大笑。

呂祖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好笑的。師叔也太少見多怪了。」張仙道：「我不笑別的，笑你如此多情，不怕墮入阿鼻地獄麼？」呂祖笑道：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他不叫白牡丹麼，我就情願為他而死了。」張果未答。白牡丹卻不容他說這等話，便伸出纖纖玉手，將他的嘴捫住，笑道：「人家說話，總要圖個吉利，也沒見你這位公子，口口聲聲總管說死說活。你為我死，可知我還不

肯給你死咧。」二仙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。白牡丹見二仙笑他，禁不住佯羞薄怒，賴在呂祖身上，要和他不依起來。呂祖慌忙饒舌道：「好姊姊，我這是和你耍子呀，怎麼怪起我來了？」

張仙坐在一邊，見他們這等黏纏，不覺搖搖頭笑道：「這倒真難為你，居然有此本領。」呂祖正色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？我還請師叔喝會親酒呢！會了親，今晚小姪就得放肆一次，和這姊姊做些風流之事！」張仙大笑道：「罷了，這會親酒，可好請你照顧別人去吧。我這老頭子夾在中間，別惹你們厭惡。」呂祖笑道：「師叔真乃古道君子。既如此，小姪就另請別的朋友去，改日再治酒筵吧。」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兒。

張仙要走，呂祖只得陪他一同出了院，回到集賢院寓所，張仙口詫異這事，又知呂祖決不是無意之舉，當下笑問其故。呂祖才告訴他道：「說起此女，我倆還算是老伴當哩。這人前生叫小金子，姓朱。我在廬山學劍之前，我們有過那樣一層關係。小姪那時曾有那樣一句話，當面允許他。如今巧在此地相逢。後來學劍成功，何大仙姑還向我開過一次玩笑。彼時小姪道行淺薄，還當他是戲言。如今卻知道修道人真不能輕易允許人家什麼的。為了那時一句話，真個便欠下了一注孽債。偏偏小姪到了京師，這女子卻又二次轉生，落在勾欄之中。小姪見他體顏神情，語言聲氣，和他前生一式無二，不期心中為之一動，立刻又記起仙姑的話來，默地一算，可不是。這人倒具有些大造化，該在我手中脫度。因此我便預備趁這空兒，將他提拔一番，也不枉他前生和我這一段緣份兒。」

張仙聽說，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我就料你終有些子道理在內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兒。那就不怪你和他做起情人來了。」呂祖又道：「不瞞師叔說，我已試了他兩次了。第一次，是試他這人良心如何。因他在幼年的時候，就有挾持生母狠辣的手段。這等心腸，就非人情所宜。但那時他是為自衛計，卻還情有可原。我便和他打得很熟。一天，裝著急病要死。看他哭哭啼啼，請醫問卜，那樣子真是誠懇的。」張仙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你上當了。這等地方，哪有真心待人的。他那啼哭著忙，看是非常懇切，其實還是一種灌迷湯的手段罷了。」呂祖不等他說完，就搖頭笑道：「師叔太克己了。這等妓女手段，只能哄得別人。若連我們神仙，都可以騙得過去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」說了兩個「那就」，張仙又接下去笑道：「那就什麼？那就成了神仙中的妓女了。」一句話，引得呂祖大笑起來。又道：「第二次，我又設法試他的膽量，可有拼得性命的決心？這一試，居然也使我非常愜意。今後我就要進行第三試了。」

張仙笑道：「你這也不是神仙度凡人，也不像公子玩妓女，倒是國家考試人才了。我倒替你耽著一件心事，似你這種方法，在你自謂別有苦心，單怕千秋萬世之後，後人把你的意思，以訛傳訛的，變個樣兒，竟會說呂純陽三戲白牡丹。形於歌曲，扮為戲劇，白髮老嫗，黃口稚童，當作神仙風流的豔史，永遠傳說起來，看你可能受得受不得？」呂祖笑道：「別人是會這樣胡鬧的。除非你這位師叔，要開起我小姪的玩笑來。只要你一句話兒，流傳下去，馬上可以變三試為三戲。好在小姪只抱實際利人的宗旨，本身名節，但求本心無愧，好歹都非所計。再說風流神仙四字，何等不好，神仙難得風流，風流之人安得成仙？今小姪竟能以神仙而風流，風流而兼為神仙，豈非自有神仙以來第一佳話麼？小姪倒也非常願意領受這個美號咧。」張仙大笑道：「好好，我一定成你之志，替你揚個風流之名於後世吧。」說得呂祖也大笑起來。

後來八仙聚會，張仙把此話說與大眾聽了。其中藍采和最頑皮，韓湘子也好耍，竟替他造下一段神仙趣史，名為「呂純陽三戲白牡丹」。內中大致說，呂祖生性瀟灑，是神仙中最風流不羈的人。曾在洛陽遇妓女白牡丹。呂祖見而悅之，遂與交好。呂祖是純陽之體，能久戰不泄。白牡丹也是風塵健將，既愛呂祖之貌，復嘗其房事之勇，相交頗得，但終疑其不泄之故。後來何仙姑、藍采和、韓湘子等雲遊至洛陽，聞知其事，遂化為凡人，對白牡丹說道：「你所交之客，可有異於常人？」白牡丹正因心有疑惑，苦於無從探問，既見三仙問及，即行舉實相告。三仙因對他說明，此客是呂仙化身，如得他泄精一次，當可度。白牡丹急求其法。三仙因教以交合之時，在呂仙肋下，用力摳住，勿令避開，如此便可使他一泄。白牡丹如言試之，果然。呂祖驚而一算，方知被三仙捉弄。還喜他是純陽之體，不生何種影響。若遇他仙，真將墮入輪回了。呂祖因白牡丹能得自己之精，雖出三仙教導，究竟不算無緣，便度他出世，成為地仙云云。

這原是韓、藍二仙一時遊戲之作，而後人竟信為真實。果如張仙所言，形於詩歌，扮為雜劇，弄得婦孺皆知。而呂祖之風流神仙，乃真為世所豔稱。其實內中情節，顯然有不通之處。在同道中互相戲謔，原無不可。若出之凡夫之口，非但不敬，也且為道人所笑，甚無謂也。因此後人又有三戲白牡丹為另一呂洞賓，與呂祖無關之說，以相糾正。此說自具苦心，未可厚非，但終非根本糾誤之法。唯本書作者，從許多秘籍中探考而得三試故事，兼知訛傳三戲之故，亟為詳述其事。庶幾從今以後，不致再有那種誣聖不敬的傳述了。

再說，呂祖把兩試白牡丹之事，告訴張仙。張仙問他三試之法。呂祖笑道：「這等事情，要隨機生發，哪有一定之理。如今要請教師叔怎樣脫離朝綱呢？」張仙歎息道：「自我入朝任當今國師以來，轉瞬在陽世過了二□多年了。眼見天子昏淫日甚。請了我來，除了高興時候談幾句空言無補的道經以外，便是請我玩些把戲，給大家玩笑一陣。其中更有一事，使我萬難再留的是，那個狐兒投生的安祿山，竟然瀆亂宮闈，幹出許多猥鄙之事。天子不明，反把他當作乾兒子。種種可羞可恥之事，使我萬萬看不過去，忍不下去。照我本心，恨不得將他立刻處死。問他從前如何說法，怎麼一入人間，就這樣肆意妄為起來？但他既然是應劫而生，我又如何去收拾他呢？好在我本早要脫身，還是趁早走開，不見不聞，倒也乾淨。賢姪，你看此事如何？」

呂祖聽了，神機一運，笑道：「師叔可曾算過幾時可以回山復旨？」張仙道：「倒還不曾推排到此。」呂祖笑道：「小姪已替師叔算準，大約三五天內，必可離朝下野。但須收一徒弟回去。師叔將此話放在肚裡，自有速驗。」張仙聽了，也沒說什麼。

未知呂祖如何三試白牡丹，張仙何日回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